

## 接種墮胎衍生疫苗的道德性

### The Morality of Receiving Abortion-Derived Vaccines

Fr. Leon Pereira O.P.

我是一名醫學博士和倫理神學家。我在這裡提出的觀點是我自己的，不屬於我所屬的任何機構，或我被調派到的任何地方。我只是作為一個科學家、一個倫理神學家和一個忠誠的天主教徒來寫這些。關於 COVID 疫苗，有很多資訊（真實的和虛假的）。在這篇文章中，我希望能對科學、道德和教會在這些問題上的教導作出澄清。

#### 1. 胎兒細胞系 (Foetal Cell Lines)

很多人在良知上的問題是，許多現代疫苗的製造涉及到使用來自墮胎嬰兒的細胞（稱為 "胎兒細胞系"）。有人爭辯說，嬰兒並沒有為了這些組織樣本被殺害；但這忽略了器官採摘集者和墮胎者之間必須存在緊密的合作，才能提取到活體樣本。還有人認為，通過時間的過去和基因的修改，胎兒細胞與原始胎兒相去甚遠；但這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我們自己體內的細胞（隨著時間過去和一些基因變異）與我們作為胎兒的原始細胞相去甚遠，但它們仍然可辨認是我們的細胞。胎兒細胞系，無論時間過了多久或基因修改了多少，客觀上仍然是來自胎兒的細胞，而且往往是來自一個特定的器官或組織。在這種墮胎者和器官摘取者合作的情況下，說這些孩子不是為了他們的器官組織而被殺害，是一種真假參半的誤導。最後，有人說不需要再為這種細胞系進行墮胎了；事實是，從來就不需要墮胎，將來也不會有，但對新的胎兒細胞系的尋找仍在繼續。由於我們沒有任何持續的反對意見，使這個「行業」繼續不受約束和質疑。

#### 2. 不知名的墮胎兒童

從墮胎嬰兒身上提取的細胞系被冠以數位和名稱，而不是名字。這種方式更容易讓人忘記這些是孩子，男孩或女孩，具有一定的年齡，來自一定的父母、城市和國家。在我們研究疫苗之前，讓我們看看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看看這些疫苗和藥品中使用了什麼（或者說，誰）。活體組織的提取意味著對這些兒童的採摘是在接近死亡時或死亡前進行的。他們會在 14 至 16 周時刺破孕婦的胎囊，用夾子夾住嬰兒的頭部，將其頭部拉到子宮頸部，在嬰兒的頭部鑽一個洞，並安裝一個抽吸器，以取出腦細胞..... 在 16 至 21 周時，他們會對嬰兒進行抽吸。在 16 至 21 周時，他們會做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墮胎，即向子宮內注射一種化學物質，使婦女進入小產期並排出嬰兒。50%的情況下，嬰兒會活著出生，但這並不能阻止他們。他們會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簡單地打開嬰兒的腹部，取出肝臟和腎臟等（Peter McCullagh 博士，The foetus As Transplant Donor: Scientific, Soci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John Wiley and Sons, 1987）。）

##### A) WI-38 (女孩) -- Wistar 研究所，細胞品系 38 (cell strain 38)

從一個瑞典女嬰的肺部組織發展而來，懷孕 3 個月，1962 年 7 月被她的父母 "治療性" (therapeutically) 流產，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有太多的孩子。她在斯德哥爾摩出生身長，約 20 釐米，被包裹在一塊無菌的綠布中，並被移交給解剖師。在母親不知情或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嬰兒的微小器官被提取出來，裝在冰塊上，飛往費城的威斯塔研究所，在那裡被進一步解剖。這個孩子被選中是因為她的父母沒有家族疾病或癌症史。

##### B) WI-26 (男孩) -- Wistar 研究所，細胞株 26

從一個流產的高加索男嬰的肺部組織發展而來，孕期 3 個月，大約在 1963 年。

- C) WI-44 (女孩) --Wistar 研究所, 細胞品系 44**  
從一個流產的瑞典女嬰的肺部組織中提取, 大約在 1964 年, 懷孕 3 個月。
- D) MRC-5 (男孩) --醫學研究委員會, 細胞培養物 5 (cell culture 5)**  
由醫學研究委員會從一個高加索男嬰的肺部組織中培育出來, 該男嬰妊娠 14 周, 於 1966 年 9 月或之前在英國流產。他的母親是一個身體健康、基因正常的 27 歲婦女。她因 "精神原因 "將其墮胎;據解釋, 她, 即他的母親, 不想要他。在墮胎時, 這個男孩本人沒有任何先天性異常或癌症的跡象。
- E) MRC-9 (女孩) --醫學研究委員會, 細胞培養 9 號 (cell culture 9)**  
這些細胞是在 1974 年從一個妊娠 15 周左右的女嬰的肺部提取的。她發育正常, 是由一個 14 歲的母親所生; 墮胎是因為母親未婚。該母親和她的家人沒有異常的病史。這名女嬰在分娩後立即被解剖了。
- F) IMR-90 (女孩) --醫學研究所, 細胞品系 90**  
醫學研究所從一個妊娠 4 個月的女嬰的肺部組織中開發出來, 該女嬰來自 1975 年 7 月 7 日對一個 38 歲的高加索人的母親進行的 "治療性 "流產, 她還有六個孩子。她的細胞準備用來替代 WI-38。
- G) IMR-91 (男孩) -醫學研究所, 細胞株 91**  
1983 年由醫學研究所從一個流產的高加索男嬰的肺部和皮膚組織中開發出來的, 懷孕 3 個月。他的細胞是用來替代 MRC-5 的。
- H) Lambda.hE1 (男孩) - 肝臟, 人類胚胎, 培養 1 (culture 1)**  
來自一個男嬰的肝臟細胞, 第二個月 (妊娠 13-28 周)。他於 1980 年因「社會心理指徵」(psychosocial indications), 即意外懷孕而流產。他的細胞被用於製造一些醫療藥物。
- I) HEK-293 (女孩) -人類胚胎腎臟細胞, 嘗試 293 (attempt 293)**  
從 1972 年流產的一個未知胎齡的荷蘭女嬰的腎臟細胞 (特意尋找的, 因為它們在轉化研究中更有優勢) 開發而成。細胞系開發者之一後來說他不記得該組織是來自墮胎還是小產。但是這個女嬰在提取後被在場的人形容為「完全正常」, 這強烈表明她實際上是被墮胎的。
- J) PER. C6 (男孩) -- 原始人類胚胎視網膜細胞, 複製品 6 (clone 6)**  
從 1985 年在荷蘭流產的一個懷孕 18 周的男嬰的分離視網膜 (因為最近的研究顯示他們更容易被轉化) 中提取。這個男孩的父親被列為 "未知",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母親想擺脫他。他被形容為一個「健康的胎兒」。
- K) RA 27/3 (未記錄性別) -- 風疹 (Rubella), 墮胎, 第 27 個胎兒, 第三次組織培養移植 (3rd tissue culture explant)**  
一個妊娠 8-9 周的嬰兒, 性別不明。這個孩子是在一項有關分離風疹病毒的研究中被殺死的 80 多個未出生的嬰兒之一。這個孩子 25 歲的母親曾接觸風疹病毒, 17 天後, 這個孩子被手術流產並立即被解剖。從器官上取樣, 有幾個器官被成功培育出來 (肺、皮膚、腎)。這個孩子是 1964 年風疹流行期間一系列墮胎中的第 27 個, 他是第 3 個組織培養物, 被隨機選擇用於進一步研究。這些帶有病毒的細胞隨後被用來感染 WI-38 的胎兒細胞。

#### L) WALVAX 2 (女孩) - Walvax 生物技術公司。 (中國公司)

從中國一名懷孕 3 個月的女嬰的肺部組織中提取，該女嬰是從 2009 年的 9 名墮胎嬰兒中被選中。墮胎的原因是女孩 27 歲的健康母親之前的剖腹產留下了子宮疤痕。採摘者特別使用了一種叫做“水袋”(“waterbag”)的墮胎方法(在美國是非法的)，以縮短分娩時間，並確保嬰兒活著出生，這樣就可以在她還活著的時候採摘她的器官，而不需要任何麻醉劑，因為那會影響組織樣本。她的細胞是刻意尋找，以取代正在枯竭的 WI-38 和 MRC-5 的庫存。

### 3. COVID 疫苗的類型

阿斯利康(AstraZeneca)、強生(Johnson & Johnson)和斯普特尼克五號(Sputnik V)的疫苗是使用胎兒細胞系製造的。這些細胞被用於疫苗的開發、設計、生產和後續測試。疫苗本身幾乎肯定含有胎兒的細胞碎片。我說「幾乎可以肯定」是因為製藥業還沒有透露這些 COVID 疫苗中含有什麼。從以前的疫苗來看，包裝上的說明顯示，胎兒細胞系被列為可能的成分之一。這不是一個陰謀論。這是藥物公司承認的資訊。美國國家公共衛生機構 CDC(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在網上公佈了一份疫苗“輔料”(“excipients”)清單(即它們包含什麼)，胎兒細胞碎片被公開列在一些疫苗中。請注意這裡將 MRC-5 和 WI-38 作為一些疫苗的輔料：  
<https://www.cdc.gov/vaccines/pubs/pinkbook/downloads/appendices/b/excipient-table-2.pdf>。

輝瑞(Pfizer)和莫德納(Moderna)的疫苗使用胎兒細胞系來設計和開發疫苗，並用於隨後的批次測試(batch testing)。他們不使用墮胎的細胞系進行疫苗的細胞生產(cellular production)，因此這些疫苗不應該含有任何胎兒細胞碎片。

許多天主教徒認為，輝瑞和莫德納的疫苗僅僅因為不是胎兒細胞的直接副產品而不那麼令人討厭。然而，生產過程包括重新設計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隨後對 mRNA 碎片進行重新編碼，表達假病毒(pseudoviruses)和中和(neutralization)。所有這些步驟都使用了墮胎的胎兒細胞。疫苗的最終生產本身涉及複製“信使核糖核酸”(mRNA)序列並將其封裝在某些脂質(lipids)中。這最後階段，確實沒有使用胎兒細胞系。但在這之前的每一個步驟都有使用。之後，疫苗的測試是標準程式。這個過程通常也使用胎兒細胞系。因此，輝瑞和莫德納等疫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胎兒細胞系。

請注意，反對這些疫苗的理由並不是它們是胎兒細胞的實體副產品(physical by-product)。直接使用人體組織本身並不令人反感(如器官捐贈)。反對的是(在所有情況下)使用被殺害的無辜者的身體和組織。在道德上，上述所有這些疫苗之間沒有任何區別：它們在道德上同樣糟糕。在一些疫苗中加入胎兒細胞使它們對人們來說更「噁心」，但這些疫苗與使用胎兒細胞但最終產品中不含任何胎兒碎片的疫苗一樣糟糕。

### 4. 教會的判斷

媒體總是將不同教會機構的觀點報導為「梵蒂岡」。信理部(CDF)在 2008 年和 2020 年發佈了判決。教廷生命學院(PAV)在 2005 年和 2017 年發佈了公告。這些文件具有不同的分量或權威。

"信理部分享教宗的訓導 (magisterium)：其 2008 年的《位格的尊嚴》訓令 (Dignitas Personae) 和 2020 年關於反對 COVID-19 疫苗的說明都由各自的在位教宗審查，並親自下令發表。在這兩份文件中，《位格的尊嚴》訓令更具權威性，因為它是一份指令，因此「勝過」一份說明。相反地，PAV 是一個諮詢機構。它的聲明不是教廷的一部分，嚴格來說，它的任務也不是教誨。然而，事實是，普通的天主教徒通常不知道這種區別，而媒體通常不加區分：PAV 被介紹為 "梵蒂岡"，如同 CDF"。

<https://www.catholicworldreport.com/2021/01/24/cooperation-appropriation> 和疫苗依賴胎兒幹細胞研究/

迄今為止，教會最權威的教導是《位格的尊嚴》訓令 (2008 年)，它說，在以下情況下，(1) 沒有其他選擇，(2) 有真實危險，(3) 兒童的安全受到威脅，那麼 (4) 在臨時的基礎上，可以使用這種疫苗 (5) 但必須對政府、製藥公司、研究人員等施加壓力，找到倫理上可接受的替代方案 此外，(6) 不能強迫任何人接受疫苗接種；他們有權拒絕，儘管他們應該採取預防措施，以減少他們在疾病流行期間的傳播。

第 (5) 點，對於避免壞榜樣(scandal)是很重要。壞榜樣的罪不是指被震驚或被醜化。它是指一個人的行為誤導了另一個人，使其認為某些有罪的事情實際上並不有罪，從而使他們更容易犯這種罪。例如，將聖體送給聲名狼藉的支持墮胎的政客，這些人公開表明瞭他們的觀點和行動，以促進墮胎。神職人員如果沒有警告這些人，讓他們懺悔和修正自己的行為，或停止領聖體，就是沒有真正愛這些人，並願意危及他們的永恆救贖。當普通天主教徒因此被誤導，認為支持墮胎與成為忠誠的天主教徒是一致的，就會發生壞榜樣的罪。

對於依賴墮胎的疫苗，為了避免或盡量減少壞榜樣的罪，所有基督徒和有良知的人都需要向他們的政府、健康產業和製藥業提出抗議，要求他們停止製造、分發和使用有墮胎問題的疫苗和其他藥品，而是生產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替代品。當有人說源自墮胎的疫苗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而不需要抗議使用墮胎的胎兒組織，這就是壞榜樣的罪。教會維護生命的見證被大大地削弱了。對俗世來說，我們天主教徒似乎聲稱維護生命，但卻虛偽地樂於從墮胎的果實中獲益！更糟糕的是，其他天主教徒被誤導，以為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妥協。

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天主教徒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源自墮胎的疫苗。在良心上，他們維護生命的見證不會允許這種妥協，即使他們抗議疫苗的不道德來源。在《聖經》中，達味在逃離他的兒子阿貝沙龍(Absalom)時，渴望喝到冰冷的水。三位年輕的勇士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敵人的防線，為君王帶回了這些水。“但他不肯喝，反而將水奠於上主前，說：「上主決不許我做這事；我豈能喝那些冒生命危險者的血？」(撒下 23: 15-17; 編上 11: 17-19)。雖然這些年輕的士兵沒有被殺，但他們為這水冒了生命危險。對達味來說，這水是他部下的命根子，他不會因為考慮自己的需要而羞辱他們。他把水倒在地上，把它還給了上主 -- 因為每個人的生命只屬於上主。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必須得到尊重，那些同樣希望將胎兒細胞系及其產品交付給上主，埋在地下的人，因為對人類尊嚴的尊重的要求。

壞榜樣的罪往往提到「愛鄰人」。通常善意的基督徒可能會說，出於對他人的愛，應該接受墮胎衍生的疫苗，通過建立群體免疫力來保護他們的健康等等。還有一種呼喚我們的更高的愛他人之心。請記住，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接受這些疫苗，但這種疫苗的生產者本身，包括研究人員和墮胎者都在危害他們的靈魂。斯坦利普羅特金博士 (Dr Stanley Plotkin) 在發現風疹疫苗的過程中

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是一位著名的疫苗學家。繼續容忍受墮胎污染的藥品會危及他這樣的靈魂。普羅特金承認，"天主教會實際上已經就這一問題 [墮胎疫苗問題] 發布了一份文件，其中說，需要疫苗的人應該接受疫苗，不管這一事實 [它們來自墮胎]；這意味著我是那個因為使用墮胎組織而會下地獄的人 -- 我很樂意這樣做。"

(斯坦利普洛特金博士在密歇根州奧克蘭縣的疫苗法庭案件中的供詞 (2018 年 1 月 11 日)。  
17:30:44 – 17:31: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9gWzTlpiDI>)

## 5. 總結

- 1) 基於嚴重的原因 (grave reason), 特別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 並且是臨時性的, 使用受有違道德的疫苗是可以接受的。
- 2) 接受此類疫苗的道德必要性可能包括嚴重的壓力 (grave pressure) 或需要服用疫苗以保持工作, 例如醫院的醫務人員。
- 3) 在所有情況下, 教會和所有的人都需要抗議這些疫苗的生產和墮胎, 包括為醫學研究的墮胎。
- 4) 以下是作為醫生和一家之主的義務 (PAV 2005)。
  - 使用替代疫苗 (如果存在的話)。
  - 向政府和衛生系統施加壓力, 以提供符合倫理的疫苗。
  - 如有必要, 以良心理由反對墮胎疫苗 (即拒絕接種這些疫苗)。
  - 通過各種方式 (書面、通過各種組織、大眾媒體等) 反對墮胎疫苗。
  - 製造壓力, 以製做符合倫理的其它疫苗。
  - 要求對製藥業生產商進行嚴格的法律控制。
  - 打擊並採用一切合法手段, 使那些肆無忌憚和不道德的製藥業舉步維艱。
- 5) 在任何情況下, 使用這種疫苗都不應該被稱為一種道德責任, 也不應該被讚揚; 充其量, 就像在極端必要的情況下食人一樣, 使用這種疫苗是令人遺憾的。
- 6) 另一個問題是這些疫苗的醫學必要性 (大流行病是否真的需要使用疫苗), 以及它們的安全性 (COVID 疫苗是實驗性的, 有些疫苗的模式是新的); 這些問題仍被有關專家所質疑; 因此, 一般公眾不願意接受疫苗接種就更可以理解了。
- 7) 道德上可接受的疫苗確實存在, 或將在短期內提供 -- 它們可能難以獲得, 這取決於你居住的地方。
- 8) 任何人都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被強迫接種疫苗。
- 9) 雖然嚴格來說, 公義的德行並不禁止接受這些疫苗, 但愛德可能會令基督徒為了他們自己的靈魂和為了見證生命的尊嚴而放棄這些疫苗。

## 6. 疫苗表

下面是一個疫苗表, 列出了它們在道德上的可接受性 (綠色) 或不可接受性 (紅色)。左邊的綠色標記/打勾表示那些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疫苗。本表改編自夏洛特-洛齊爾 (Charlotte Lozier) 研究所 (一個維護生命的組織) 網站上的資訊 (<https://s27589.pcdn.co/wp-content/uploads/2021/03/COVID-19-Vaccine-Candidates-and-Abortion-Derived-Cell-Lines-MArch-3-21.pdf>)。該研究所的表沒有顯示一些疫苗在「設計和開發」中實際使用了胎兒細胞, 但它內提供有連結, 可連結到有該資料的科學期刊。

Moral Acceptability	Vaccine Type and Name	Sponsor	Country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Testing
✓	Inactivated virus "BBIBP-CorV"	Beijing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Products/ Sinopharm	China	Vero Monkey	Vero Monkey	Cytopathic Tests
✓	Inactivated virus "COVAXIN" "BBV152"	Bharat Biotech/ 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	India	Vero Monkey	Vero Monkey	Vero Monkey
✗	Inactivated virus "CoronaVac"	Sinovac Biotech Co., Ltd.	China	Vero Monkey	Vero Monkey	HEK-293
✗	Adenovirus vector "AZD1222" "ChAdOX1 nCoV-19"	AstraZeneca University of Oxford	USA UK	HEK-293	HEK-293	HEK-293 MRC-5
✗	Adenovirus vector "Ad5-nCoV" "Convidecia"	CanSino Biologics, Inc./ Beijing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China	HEK-293	HEK-293	
✗	Adenovirus vectors "Gam-COVID-Vac" "Sputnik V"	Gamaleya Research Institute	Russia	HEK-293	HEK-293	
✓	Recombinant vesicular virus "IBR-100"	Israel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Research (IIBR)	Israel	BHK Hamster Vero Monkey	Vero Monkey	Vero Monkey
✗	Adenovirus vector "Ad26.COVS-5"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c./ Johnson & Johnson	USA	PER.C6	PER.C6	
✗	Adenovirus vector "VXA-CoV2-1"	Vaxart	USA	HEK-293	HEK-293	
✗	Protein vaccine "ZF2001" "ZF-U2-VAC 2001"	Anhui Zhifei Longcom Biopharmaceutical/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China	HEK-293T	CHO Hamster	HEK-293T
✗	Protein vaccine "SCB-2019"	Clover Biopharmaceuticals, Inc.	China	CHO Hamster	CHO Hamster	HEK-293
✗	Protein vaccine "UB-612"	COVAXX/ United Biomedical	USA Taiwan	CHO Hamster	CHO Hamster	HEK-293
✗	Protein on Virus-Like Particle "CoVLP"	Medicago	Canada	Agrobacterium	Plant expression	HEK-293
✗	Protein vaccine "NVX-CoV2373"	Novavax	USA		Sf9 Insect	HEK-293
?	Protein vaccine "VAT00002"	Sanofi Pasteur/ GlaxoSmithKline	USA France		Sf9 Insect	?
✓	mRNA vaccine "CVnCoV"	CureVac	Germany	Computer designed sequence	No cells used	HeLa
✗	mRNA vaccine "mRNA-1273"	Moderna, Inc./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USA	HEK-293	No cells used	HEK-293
✗	mRNA vaccine "BNT- 162a1, b1,b2,b3,c2"	Pfizer/ BioNTech	USA Germany	HEK-293	No cells used	HEK-293
✗	DNA vaccine "INO-4800"	Inovio Pharmaceuticals	USA	HEK-293	No cells used	HEK-293
✓	DNA vaccine "AG0301-COVID19" "AG0302-COVID19"	Osaka University,/ AnGes,/ Takara Bio	Japan	Computer designed sequence	E. coli	Vero Monkey
✓	DNA vaccine "ZyCov-D"	Zyodus Cadila	India	Computer designed sequence	E. coli	Vero Monkey